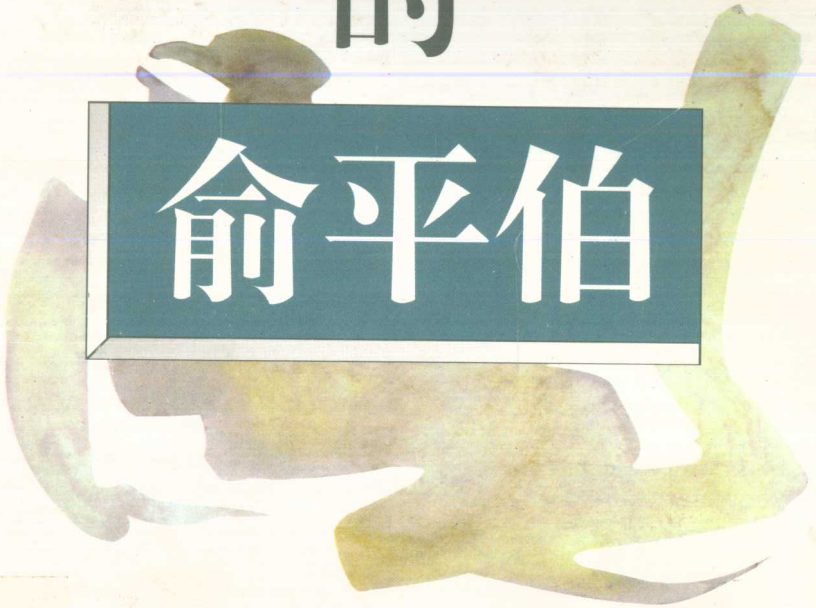


名家经典
编者 孙玉蓉
散文选
怀纪

古槐树下的 的



俞平伯

四川文艺出版社

编者
孙玉蓉
名家经典
散文选
怀纪

古槐树下的 的

俞平伯

四川文艺出版社

1997·成都

(川) 新登字 007 号

责任编辑：李卫国 杨 枫

封面设计：任兆祥

书 名 古槐树下的俞平伯

定 价：15.00 元

编 者 孙玉蓉

ISBN7-5411-1661-0/I·1467

1997 年 1 月第一版

1997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数 1—10000 册

印张 12

字数 240 千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 3 号)

冶金部西南勘查局测绘制印厂印刷

目 录

许宝騄	俞平伯先生《重圆花烛歌》跋……………	(1)
郑逸梅	俞平伯幼受曲园老人的熏陶……………	(12)
夏 简	记俞平伯先生的一夕谈……………	(14)
穆 穆	俞平伯先生……………	(18)
白 屋	会见两位著名作家 ——俞平伯与张恨水 (节录) ……………	(23)
梁慧如	缥缈红楼感慨多……………	(25)
胡 绳	在庆贺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大 会上的讲话……………	(29)
蒋天枢	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纪念大会 贺辞……………	(31)
唐 弢	古槐书屋……………	(36)
唐 琼	俞平伯往事如尘……………	(41)
黄信今	看俞平伯……………	(49)
郑子瑜	俞平伯来港讲学二三事……………	(51)
玉 文	晚节平安世运昌——记老学者俞平伯……………	(53)

张中行	俞平伯先生·····	(60)
潘耀明	家学渊源的俞平伯·····	(69)
吴小如	俞平伯先生和夫人·····	(79)
徐家昌	一生坦荡荡 ——怀念俞平伯先生·····	(83)
张中行	悼念俞平伯先生·····	(86)
张贤亮	我有一个红学家的“外公”·····	(90)
邵燕祥	纪念俞平伯老人·····	(93)
吴小如	哭平伯师·····	(96)
蒋和森	记俞平伯·····	(99)
吴组缃	清风明月 高山流水 ——我心中的俞平伯先生·····	(104)
金克木	俞楼春仍在 ——敬悼俞平伯先生·····	(108)
石 越	忆俞老平伯二三事·····	(110)
钟敬文	敬悼俞平伯先生·····	(117)
牟小东	经过历史的筛选以后 ——悼念俞平伯先生·····	(125)
冯其庸	悼念俞平老·····	(130)
王湜华	痛悼平伯仁丈·····	(134)
魏荒弩	关于俞平伯先生·····	(138)
陈子善	“历历前尘吾倦说” ——琐忆俞平伯先生及其他·····	(142)
张白山	俞平伯二三事·····	(149)
楼宇烈	深切怀念俞平伯先生·····	(154)
朱 寨	俞平老的“书生气”·····	(157)

李 楠	三十年忆旧·····	(162)
刘叶秋	从惠园到南沙沟 ——记与俞平伯先生的文字因缘·····	(165)
黄 裳	忆俞平伯·····	(174)
天培 长兴	俞平伯先生二三事·····	(187)
周颖南	尊师重道，继往开来·····	(189)
钱大字	俞平伯给我的教益·····	(195)
费在山	回忆俞平伯·····	(203)
俞润民	回忆我的父亲——俞平伯·····	(214)
俞 欣	留得诗情在人间 ——回忆父亲俞平伯·····	(228)
俞 成	父亲已去五周年·····	(235)
俞丙然	以德传家——记我的曾祖父俞平伯·····	(239)
乐 齐	休言老去诗情减——俞平伯访问记·····	(243)
郑笑枫	佳气神州一望中 ——访著名老作家、红学专家俞平伯·····	(249)
郑 重	京华无梦说红楼 ——访“新红学派”的开拓者俞平伯·····	(256)
杜 渐	访俞平伯谈散文·····	(260)
林 湄	在跑马地亚洲酒店听“红楼” ——俞平伯印象记·····	(263)
孙玉蓉	桑榆虽晚 微霞满天——访俞平伯先生·····	(266)
王浞华	国庆四十周年访俞老·····	(269)
顾颉刚	《红楼梦辨》序·····	(278)
朱自清	《燕知草》序·····	(286)
陈从周	再版《燕知草》读后感·····	(290)

钟敬文	《杂拌儿》		(293)
施蛰存	重印《杂拌儿》题记		(296)
知堂	《古槐梦遇》序		(299)
废名	《古槐梦遇》小引		(301)
张秀亚	关于俞平伯		(303)
邓云乡	读俞平老书信		(310)
姜德明	俞平伯书简		(315)
叶圣陶	《俞平伯旧体诗钞》序		(319)
徐家昌	俞平伯的词曲研究		(322)
吴小如	追忆俞平伯先生的治学作文之道		
	——为悼念平伯师而作		(327)
吴方	斜阳系缆——漫谈历史中的俞平伯		(334)
俞润民	俞平伯留英美日记介绍		(343)
俞润民	写在家书出版之前		(346)
王湜华	谊长逾半纪 情重若弟兄		
	——谈俞平伯先生与王伯祥先生的友谊		
			(350)
姜德明	俞平伯与梅兰芳		(360)
孙玉蓉	“五四”诗友——俞平伯与康白情		(363)
孙玉蓉	俞平伯与何其芳		(365)
钱大宇	俞平伯与杭州		(368)
顾一平	俞平伯的扬州缘		(377)

俞平伯先生《重圓花燭歌》跋

许宝騄

表兄姊丈俞平伯与吾长姊宝驯于公历 1917 年丁巳九月十六日结褵。越 60 年，喜庆重圓花燭。平兄作长歌以纪其事，倩谢丈刚主国桢以小楷书之，其弟子周颖南兄为广征题咏，装成长卷，海外流传，永为词林佳话。1982 年 2 月吾姊以八七高龄安详谢世。平兄依其长女及外孙以居，悲怀难遣，歌哭无端，渐觉步履维艰，差幸眠食尚可。今年己巳腊月，欣逢九秩正庆，颖南兄将前卷诗歌装册印行以当寿礼，来书属余撰文。余复检原作细读，追念往事，感怀万千，因按歌词就所忆所知拉杂写记，不足以云诠释，聊供平兄玩阅，并付甥辈存念云。

歌词曰：“我生之初前庚子”，自记生于公元 1900 年 1 月 8 日清光绪己亥十二月初八日，俗称腊八。戚鄙长辈中于此有一段轶话：谓兄之生也，先姑母梦有僧登门化缘，想是高僧转世，因起小名曰僧宝。兄十岁前，家人相戒不许携挈入寺庙，谓恐遭佛爷回收而去云。

“泛宅乘槎东海去，骇逢秦楚大交兵”两句，记光绪二十六年辛丑秋先君汲侯公出任韩国仁川领事，长姊、大兄、二姊随

母俱去。甲辰，日俄战争起，海战激烈，姊曾遥闻炮声，望见硝烟。此一历史事件，姊竟为见证人，事后谈来，绘影绘声，不无自豪之感。另句咏“高丽匣子珊瑚色，小蜡溶成五彩珠”等物，余则未曾见过。余家至今尚存有高丽瓷器皿数事，亦隔代旧物也。

“知音好在垂髫际，学抚弦徽从两姊”句，记吾姊十岁时在苏州学琴于大表姊俞璉、二表姊俞玟。余儿时即习闻吾姊弹琴声，至今犹似丁东在耳。其后姊渐有神经衰弱之象，时复失眠，父母怜惜之，遂令辍琴。

既说琴，遂连带而及棋与书画。姊亦善书。王献之二姑丈曾以旧拓王居士砖塔铭帖相赠为添妆礼物，姊日夕临摹之，得其圆润古茂之意。余曾为题此本，援翰苑书品崇尚欧底赵面之说，谓姊之书法则为砖底砖面，博得兄姊粲然一笑。

姊之学画，实始于婚后居杭州城头巷寓所时期。初学西法水彩画，报名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函授班，按期寄来画稿，余犹忆其教授署名为王济远。后自习国画，善作工笔花卉。画仕女学费晓楼。山水画则仅一见耳。

姊独不能弈。中年以后学打“桥”牌，甚好之，至老不衰。以“桥”代棋，仍补足清闺四雅。姊逝后数年，余与甥及甥孙辈犹偶尔聚玩，平兄则从此罢手矣！

“十载匆匆销帝制，者回迎到璧人车。新开鸳社辉红烛，撒帐交杯遵旧俗。谁家冠服别心裁，师友观之皆炫目。”此数句记其结婚嘉礼种种情景。余幼年旧忆中还有些零星琐事，模糊散乱，未必尽信，姑拉杂写之，不知兄尚记得否。

兄结婚前两年曾随母来舅家小住，是为余识兄之始。其时

兄与吾姊早已订婚（俗称“放定”），遂避而不相见。当时余家住天津河北三马路。同时寄居者尚有表兄王麟伯肇祥，族侄孙琴伯以栗，时大兄昂若宝驹同在。四人年相若，相处甚得，时相唱和。犹忆平兄答琴伯诗中有“豪气纵横挥笔阵，未遑答和益惭惶”之句。又，昂若大兄先平兄一年与王氏表姊结婚时，平兄曾撰书喜联致贺，文曰：“鹦鹉衔来红豆子，凤凰栖到碧梧枝”，文字并美。又余当时有折扇一柄，玳瑁骨甚精致，一面绘工笔石榴花，兄见之，即为余在另一面作书，字迹粗放，盖其时尚未锐意习字。署款着一衡字，则当时初未以字行也。举此数事，足见兄早即喜弄翰墨，初露才华，则其终以文学显名于世者，有由来矣。

平兄与吾姊于1917年丁巳九月十六日成婚于北京东华门箭杆胡同寓所。兄时年十八，姊年二十二，余方九岁。双亲由天津送亲至京，独挈余与俱。当时北京火车站犹有手推独轮小车为载运工具，余与姊分坐两边，如载物然，吱扭颠簸，推行出站。乘马车至临时寓所。行馆假俞氏大表姊郭家旧宅，在大取灯胡同，兄曾咏之，有“转角无多路，西头阿姊家”之句。嘉礼之日，兄着彩绣服，谓之蟒袍，戴红绒缨帽，大红绸带交叉胸背，插金花过顶。此为清代之大礼服，三鼎甲赐宴游街时即着此华袞。余父守旧，嘱平兄用之。新娘则凤冠霞帔，两两相称。亲迎时，鼓乐前导：双鹅红颈，鸣声嘎嘎，盖古所谓奠雁之意，礼至隆重。凡此情景，余犹依稀记得。前岁1987年，余特往此处访旧，门墙犹在，为多家聚居之杂院，破败非复旧观。余摄影留念，并以示平兄，兄即口占一绝曰：“绮绣天街上，华筵喜席东，双鹅频酌尔（自注：谓奠雁），即在此门中。”70年倏忽逝矣，“此门中”前尘似梦！兄抚摩此照，意似欣然，而感

慨深沉，可知知矣。

平兄其时肄业于北京大学文科。嘉礼良辰，贺客中有教授黄季刚先生侃、同学许楚生先生德珩、傅孟真先生斯年。当时余均不识，事后多年平兄闲谈中见告：楚生先生亦曾为余亲言之。

“执手分携南又北，两返重洋颜色恶。赢得归来梦里游，湖烟湖水曾相识。”此四句概括1919至1924数年间之生活。兄第一次出洋是自费去英国留学。1920年1月由上海乘船出发，与傅斯年同行，在船上结识钱乙藜先生昌照。其时吾姊方归宁在杭州家。不料四月初之一夕，兄忽款门而入，匆匆远归，阖家为之惊喜。此情此景，余至今如在目前。其第二次出洋则系由浙江省教育厅以视学名义派往美国考察教育。时余之姑丈亦即兄之姨夫夏剑丞先生敬观任教育厅长，先君为言之，遂获此“美差”。当时大兄宝驹同在杭州第一师范任教，先君竟舍子而及婿，可见对平兄钟爱之深与期望之切。1927年7月上旬，兄由杭州动身至上海乘轮船去美。11月中旬回到杭州。视察报告在海外时已大致写就，带回不少有关资料，余曾见之。兄西装革履，持一硬木手杖，有翩翩洋少之仪表。又购带五分钱小丛书多种，有莎翁戏剧故事及福尔摩斯探案集等，分赠余及七弟，皆大欢喜。

兄出国前夕，5月29日农历五月初三，外甥俞润民出生于杭州城头巷三号寓所。是日艾束缘门，蒲剑在手，余兄弟与平兄在庭中闲嬉。闻产房中呱呱儿啼声，女医黄静如伯母出而道贺曰：“姑爷喜得麟儿矣！”润民襁褓中有昵称曰“姑苏”，则出自其乳母口语之音讹。胖乳母绍兴人，忘其姓，对乳儿备极疼

爱，抚抱时每连连轻呼曰：“个些肉噢！”意谓“这点肉啊！”于是群呼为“个些”，平兄为文时遂按音写作“姑苏”，实与苏州毫无关涉。今“姑苏”六十七岁，抱孙矣，特书其事以告之。

兄自海外归来后，当然即回北京一行，旋又南返，在沪杭两地活动。居杭时，不时偕余家小姊妹兄弟徜徉街市，遨游湖山。至二十四年春随舅家迁居西泠桥畔之俞楼；同年冬先君弃养，后相偕北归。此两年中，哀乐相寻，其事具见吾兄所著《燕知草》，兹不赘。

“清华水木辟尘嚣，讲舍云连多俊髦。九转货郎谷音集，一天烽火卢沟桥。奈何家国衰兴里，兀自关心全一己。莱妇偕承定省欢，朔风劲草良朋意。”此八句概写兄姊伉俪自1930至1937年在清华大学以及自1937至1945年在北平沦陷期间两个阶段之生活，其间，前一段颇轻松快乐，后一段则艰窘紧张。兹仅就余所知而尚记得者拉杂书之。

清华园后部有水轩一座，俗呼工字厅，颜曰“水木清华”，颇有雅趣，足避尘嚣，故首句云然而自系泛指。教席中莫非一时俊彦，不胜列举，余所识者有陈寅恪、朱自清、杨振声、叶公超诸先生。学生中有戏剧家万家宝、数学家许宝騄及诗人孙毓棠，号称“清华三杰”。平兄高足中则以吴组缃、华粹深两兄为尤著。兄姊家在南院七号，颇宽敞，一室有南窗者兄名之为秋荔亭。兄自备人力车代步，距离近处往往甫登车即下车，人窃笑之。其时宝騄在清华肄业，就兄姊家包饭，余在燕京大学，亦时时走访。三人曾合译美国作家爱伦·坡小说《长方箱》一篇，以“吾庐”笔名交叶公超先生在《新月》月刊发表；其间姊曾就译词有所斟酌。此时期中，平兄于治学授课之余，时与

余姊弟作“桥”牌之戏。朱佩弦先生即于此时学会打“桥”，且甚好之；旋自警曰：丧时废事，不可多玩，遂相戒节戏：前辈先生之勤学敬业盖如此云。

谷音集系昆曲爱好者同人之结社，取“空谷足音”之意，由平兄发起，1935年在清华校园组成。社友中余所知者有浦江清、华粹深、汪健君诸君，时在兄姊家中作“同期”。

说起昆曲，往事多矣，且系吾兄姊一生中较为重要之事，故复赘书数语。吾姊幼年弹琴之外，同时又从爵龄六伯学唱昆曲。伯为抄曲词若干折为一册，题曰“绣馥清课”。《游园》“袅晴丝”一曲，余自儿时数十年间聆听不下数百遍，既熟背其词，亦能轻唱几句，惟不懂“工尺”。平兄之度曲，实始自1925年后在老君堂寓居之时。延聘曲师笛工，每周两次，极“妇唱夫随”之乐。于是姊之曲业大进，能唱整戏数十出之多，且深通音律，晚年曾为先兄宝驹遗作《文成公主》打谱。平兄则歌喉不亮，唱来未必尽美，而深研曲学，成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之名家，实为难能可贵。解放后，1956年，在平兄倡议下，北京昆曲研习社组织成立，兄为主任委员，曾作数次排演。“文革”时当然解散，后经恢复并改组，由张允和大姐主持，至今。

说到“一天烽火卢沟桥”一段，益复感怀多端，不能缕述，仅举其荦荦大者。北平既告沦陷，平兄于出处之际煞费考虑。终以亲老不能远离，遂留下苦守，而任其两女俞成俞欣间关入昆明就学。此期间，兄淡泊明志，清操自持。周知堂翁时为伪北大文学院院长，后且曾出任伪教育督办，与平兄师友至交，而始终未以一言相诼，盖知之至深，其风义亦有足述者。而佩弦先生远道自滇赠诗，有“亲老一身娱定省，引领朔风知劲草”之句，期勉之意，尤深且切，而兄亦终告无愧于老友。抗战末期，

平兄经余介绍参加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即“小民革”）北方地下组织（同期先后参加者尚有张东荪先生及叶笃义兄），是为平兄一生政治中之大事。抗战胜利之后三年革命战争期间，“小民革”在北平文教界中展开民主运动，每次扩大征集签名，平兄无役不与。其中白色恐怖期间最著名之“十三教授人权宣言”，费仲南兄青与余实主其事，由平兄洽请朱自清先生领衔，由向觉民先生达邀陈寅恪先生加入。文章一出，一言九鼎，冲破反动势力之乌云，民情为之大振。国民党市党部愕然震恐，说道：“什么人搞的，把个瞎子糟老头（指陈寅恪）都搬了出来！”其恼火之情溢于言表。又“小民革”当时曾拟办一家政论杂志，余建议名为《庶议》，取“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之意，后未果行。平兄曾为此撰缘起一文，在会上宣读。《大公报》记者徐盈兄攫得此稿。解放后多年，徐兄出此稿相示，惜余当时未予抄存，徐兄取回后交与某报编辑部，嗣经查询，竟不知下落。又，平兄曾有《寒夕凤城行》长歌一首，书横幅赠费仲南兄，仲南张之客厅。后诗稿遗失，经向仲南兄家属查询写件，亦不复见。此二者，乃平兄一生著作中之重要佚文，殊觉可惜，愿得之者终表而出之，亦文坛中一佳话也。以上诸事，有逸出本节时间范围者，因连带关系而并及之，亦聊存史实之意，不计体例矣。

在沦陷八年期间，兄生计困难自不待言。而兄既乐道，姊亦安贫。《歌》中后咏下放息县一段生活时有“双鱼涸辙自温存”一句，移在此处亦至恰切。其时米珠薪桂，平兄在私立中国大学任教薪水微薄。吾姊持家理计，大费周章。且曾两度遭窃，衣物丢失殆尽。吾姊生平为人，练得一种耐性，无论逆境顺境，从不急躁使性。晚年自号耐圃。《歌》中后有“君言老圃秋容瘦，我道金英宜耐久”之句，隐此二字，情味深长。其时

余亦感经济困难，余妇乃有在家创办交卖会之举，取家中及亲朋处之无用旧物标价售卖，酌取手续费。吾姊后亦仿行，古槐书屋曾为货场，平兄且曾亲为记账。余集四书句为联云：“万取千焉，千取百焉，其实皆什一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岂曰小补之哉。”恰恰道出此会之性质及做法。又一联曰：“臣心如水，臣门如市；韞椟而藏，待价而沽。”则写一时之襟抱，实与平兄共之，殆亦所谓“相濡以沫”者欤？

《歌》中于三年革命战争及解放后至文化大革命两段期间之生活，无所记述，仅以“丽谯门巷溯前朝，五十余年一梦遥。此后甄尘不回首，一肩行李出燕郊”四句泛泛带过。忆兄姊伉俪奉双亲孀子女居东城齐化门老君堂七十九号寓所，自1919至1969凡五十春秋，此“一梦”诚“遥”且长矣，其间风雨晦明，悲欢离合，而余及宝騄兄弟一时曾与有份焉，今亦不遑悉记矣。至其“一肩行李出燕郊”之日，余仓皇走送，六目相对，四顾凄然。当时诚不知今生是否尚有重逢之一日。悲泪洒地，其中似有“文革”期间余姑母太夫人之血痕！及今思之，愤极恨极！

《歌》中近尾处写下放息县一年余间之陇亩生活，情味隽永。余无所知，不能妄赞一词。惟诗有一句提及“葺芷缭衡”之室名，则又引起余之一段回忆。自注谓此名取义于《楚辞·九歌》，实则尚巧含二人之名字。盖吾姊小名芷官，兄则学名铭衡，佳名配对，天然巧合。芷官之名，吾母一直呼唤，至姊出嫁后始改叫其字长环（平兄以为有“长管丫环”之病，又为改称莹环）；吾父则更昵呼为“妞儿”。余儿时顽皮，时时学呼，父母轻斥，姊则一笑。此为余一生初忆中又一丝残痕，今已无可与

言者矣！

以上各节，拉杂写来，读之竟似传记材料，足供家乘录存。因又想到其《红楼梦》一案，与兄姊一生关系非浅，而《歌》中犹一字不提，此中或有深意。余今就回忆所及略记数事以告世之“红学”家。

平兄之著《红楼梦辨》，实始于1922年春夏之交，时住杭州城头巷。余年方十三，曾听兄谈论，亦读过部分初稿。关于《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一节，在甲戌本庚辰本出现之前，能洞烛此事隐微并推知其情实者，当推平兄独具炯眼。在平兄此种启发下，余开始理解所谓“读书得间”之意——原来从文字夹缝中还可读出名堂。现模糊记得，兄当时曾指出书中写贾珍为秦氏大举治丧时拄了个拐杖一事，余又体会到所谓微辞暗刺以及文心笔法之类。凡此，均为余以后研读《红楼梦》而至今又从事索隐，于无意中撒下种籽，至于收获则少得可怜，惭愧之至。

有一段小小趣事，余曾为文载在《团结报》，兹迻录于此以期永存：

当年平伯以三个月之努力写完他的《红楼梦辨》，精神上——轻松，兴兴头头地抱着一捆红格纸上誊写清楚的原稿，出门去看朋友，大概就是到出版商家去交稿。傍晚回家时，却见神情发愣，废然若有所失，不料竟真有所失——稿子丢了！原来是雇乘黄包车，将纸卷放置座上，下车忘记拿，及至想起去追时，车已扬长而去，有如断线风筝，无处寻找了。这可真够别扭的。他夫妻俩木然相对，我姊懊丧欲涕：当时情景

至今历历在目。无巧不成书，过了几天，顾颉刚先生（或是朱自清先生，记不准了）来信了，报道他一日在马路上看见一个收买旧货的鼓儿担上赫然放着一叠文稿，不免走近去瞧，原来却是“大作”。他惊诧之下，当然花了点小钱收买回来：于是失而复得，“完璧归赵”了。看来，凡与《红楼梦》有关的名著总要和鼓儿担打一番交道——高鹗的续书不是亦说偶然从鼓儿担上买得一部残稿吗？我于是深有感焉：嗟夫！万物得失之间往往出于偶然，而偶然之一得一失又往往牵系着人之命运。平伯及我姊之一生，在很大程度上实与其《红楼梦研究》密切相关。至于为祸为福，则殊难衡量亦不必深论。要之，平伯其人不得此书而传，而此书本身则为必传之作，是则可得而言者也。事隔六十余年，顷以此稿示平伯，得复书云：“所述《红辨》失稿往迹，不胜感慨。且已全然忘却，若他人提出，我必一口否定。文字甚佳，如褪色照片重加渲染，不亦快哉！稿子失而复得，有似塞翁故事，信乎‘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也。”垂老话旧，情味弥永；而前尘如梦，迹之愈觉迷糊，又不禁为之黯然矣！

1954年平兄因其“红学”观点而横遭批判，余惶惑之余无以相慰，只劝其深自检讨而已。吾姊间接遭难，其心情沉重不亚于当事人。事后多年犹有余悸。平兄一不嗜酒，二少吸烟，均无足戒，吾姊唯劝其力戒谈“红”，而兄卒亦未能尽戒。此案最后终得宣告平反；平兄又以八八高龄应邀赴香港讲学，而吾姊都不及见矣！地下有知，姊当粲然一笑；而于其旧“病”复发